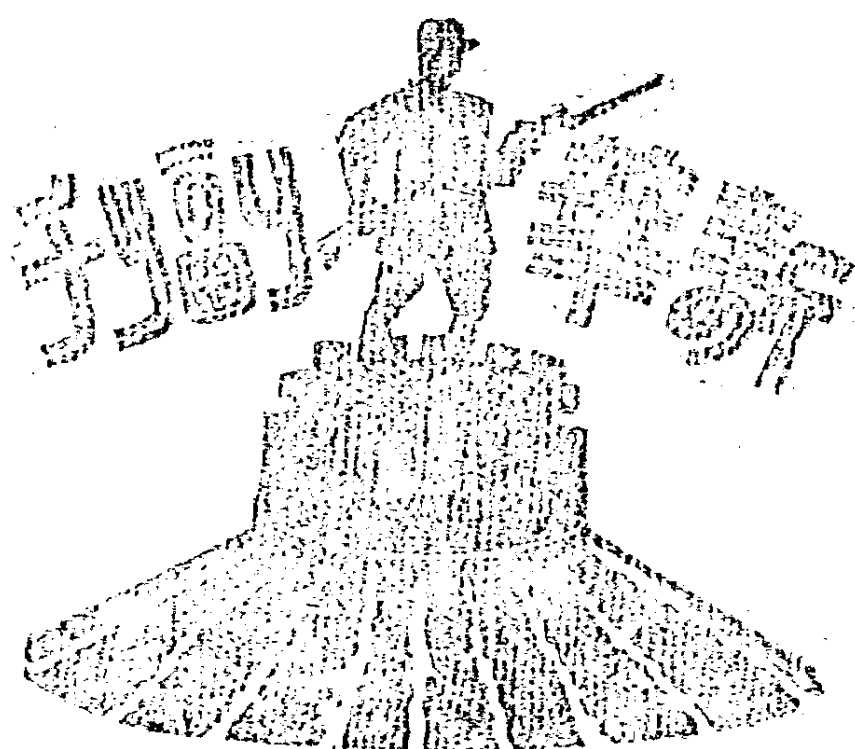


把眼放遠點

冀中火線劇社集體創作
得晉察冀魯迅藝術獎金



序言

把眼光放遠一點是敵後所創造的一個劇本，一個反映敵後人民生活和平爭的獨幕劇。當它由從前方回來的西戰團第一次在延安演出的時候，它立刻得到了它的觀眾，取得了大眾的好評。這是一個好劇本。以它所描寫的內容的新鮮和它的藝術的力量，以及它的大眾性和藝術性的結合程度來說，它在抗戰以來所產生的劇本中，算得是最特出的，非常優秀的一個。

這樣的評價太高了嗎？我想是不高的。

那末，這個劇本到底顯示了一些什麼給我們看，給與了我們一些什麼東西呢？

它把我們帶到了敵後的世界。地點安置在冀中區，這敵後鬥爭最頻繁，最緊張的地區，時間又是在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正當敵人進攻最殘酷，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時期。但作者卻沒有給我們看一回八路軍或者民兵的戰鬥，他們的勇敢可泣的英雄主義，和另一方面敵人的野獸般的殘暴。它只是給我們看了這個世界的一個小小的角落：一個簡單的農民兩兄弟的家庭在一天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沒有一件事不是與民衆對敵鬥爭聯系着。隨着事件展開的，是敵後人民的心靈的躍動的一幅何等深刻的圖畫呵。在這個劇本裡沒有出現流血的鬥爭，但是不流血的鬥爭却以同樣緊張的程度和非常巧妙的形式進行着。敵人兩次的要求沒有出問題，這只是一種假象！誰都知道流血的事情隨時可以發生在這一家人的身上，正如可以發生在敵後區的每一個人的身上一樣。他們一家人是已經臨到了災難的邊緣了。在有敵

人的地方就莫想有太平的日子好過。當一時期：

「鬼子下炮樓嘍！鬼子下炮樓嘍！」

「各家都準備呵，鬼子要下來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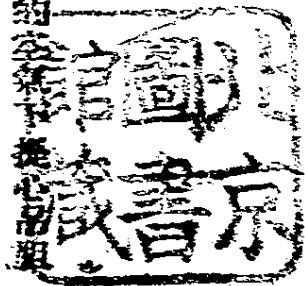
一片曠野，一種恐怖的空氣立刻籠罩了一切。敵佔區的人民就是在這樣一種恐怖的空氣中生活。

「這日子該怎麼過呀？」

由老大妻子的口裡叫出來了，這是敵佔區每個人心裡都要發生的問題。特別是因為這地方過去八路軍在過，才不久被敵人佔了去的，這裡的人民曾經過了鬥爭的鍛鍊，他們得到過革命的好處，和共產黨八路軍有了血肉的關聯，他們自然會更尖銳地感覺着『這日子該怎麼過呀？』這個問題。人總得過日子，有兩條道路擺在你的面前，憑你來選擇。一條是繼續鬥爭，採取各種方式，隱蔽的和公開的，非法的和合法的，另一條就是屈服，做順民。老大與老二兩兄弟之間，以及從而補迴之間的戲劇性的糾葛就是這兩條道路的鬥爭的反映。

老大是一個堅定、忠實、捨己為人的人。憑着他的堅定和智慧，他很巧妙地對付了敵人，堅持着鬥爭。在我們廣大的敵後根據地，正是從這種人民的堅定和智慧裡面，這才創造出了多少制服敵人的鬥爭方法和鬥爭技術，多少出奇制勝的戰術呵！然而人不都是一式一樣的，人民裏面也有脆弱的部分，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考驗的。『環境變了，人也變了』。老二就是這樣一個不堅定的人的典型。他也會『革命』過，抗過日，但當敵人來了的時候，他就動搖了。老大罵得他頭痛快：

三



「革命鬧得熱鬧的時候，你也裝作可進步呢！這時候你也願意出頭，也願意露面。等環境變了，你就縮頭縮腦，光看眼前一點利，什麼落後的事情你都躲出來了。」

是的，好多的落後事情！他正和他妻子偷偷地在商量如何去堅壁，你聽吧：

「堅壁什麼呀！」

「哎，衣裳，糧食，鍋的蓋的，大大小小的，碗碗盆盆，什麼不要堅壁呀！還有——」

「還有什麼呀！」

「走吧，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啦！」

「哎呦，這來得及嗎？」

「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堅壁一點是一點」。堅壁得愈多當然愈好。怪不得老二拖了那麼一大堆包袱跑到大門口，頭碰到門上了；妻子呢，提了兩個籠子出來，籠子裡面裝滿了錢，又是憑票，又是預備票。他們生怕堅壁少了一點東西，又擔心着怕給住在隔壁的老大聽見了。他們真是忙壞了。老二弄得滿頭大汗，一身是土。當他們正盼望着兒子從八路軍開小差回來的時候，他們夫妻倒倒一下可高興了。是他們寫信叫兒子回來的，他們立定了主意，叫兒子到敵人崗樓去領個居住證，好長待在這邊過安生日子。他們商量着將兒子如何暫時隱蔽起來。他們打算把他搬到杭州西湖邊去，但立刻記起了那個洞口已經塌了。這怎麼辦呀？只得去尋挖開。『那還來得及嗎？』『挖一點是一點。』又是弄得滿頭大汗，一身是土。

在這想，農民的目的與眼光極小，只爲了要救救的窮病。堅壁那一個個窩窩和密洞是跟科文舉的後安

一個農民兄弟的家庭反映出了敵後人民的精神的世界，他們必然要走的鬥爭的道路。各種矛盾集中着，而一切矛盾都用鬥爭來解決。這裡行動蓋過了一切；沒有長篇大論，語言是精鍊的，性格從行動中顯示出來。

自然，這個劇本所反映的只是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一個時期中的現象，並且是帶些消極因素的現象，雖則作者正是從這一個側面來反映了革命力量的根深蒂固，它的強大和不可摧毀。從去年到現在，我們在敵後是又大大發展了，多少驚天動地的鬥爭的故事，英雄的事蹟等待着藝術上的反映呵。比起現實的豐富和飛躍進展來，這個劇本是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要求的。它是一件藝術品，但還只是一件小小的藝術品。它在它所選擇的題材範圍內是已經盡了藝術表現的能事；作者的風格和才華已經顯露出來，不能不叫我們驚嘆。作者以及其他正在前方或新從前方回來的戲劇工作者們，我們有理由希望你們能給我們更多更好的東西呵！那纔得是『偉大作品』的東西！

周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

人物

老大——偽村報社員，五十多歲

老二——老大之弟，四十多歲。

老大妻——五十歲。

老二妻——四十歲。

老福——偽村維持會會長。

二倭——老二的兒子。

大剛——老大的兒子。

偽軍——傾向八路軍的。

日軍小隊長——狡猾、貪婪，到處我金子要

錢。

地點 冀中區，一個有鬼子砲臺的村莊。

時間 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秋天。

自從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進攻後，這地

方就被敵人佔了。鬼子的砲樓就修在村邊。

事情發生在一個院子裡，這院子裡住着兩

家，是親兄弟倆。

清早，天還沒亮，就聽街上有人喊：「

鬼子下砲樓嘍！鬼子下砲樓嘍！」各家都

準備啊，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在內）啊呀，啊呀，這可怎麼辦，這可怎

麼辦！

二妻：（在內）快起來，快起來呀！

老二：我的褲子呢？

二妻：（在內）這兒，這兒，別嘍嘍。

老二：（在內）拿給我。

二妻：（在內）給，快點穿呀！

老二：（在內）我的鞋呢？

二妻：（在內）我給你找，你快出去吧！

老二：（慌慌張張的光着腳出）啊呀，我的鞋呢？

哎呀！你看來的這麼快。

二妻：（拿着鞋，一邊扣着扣子出）給你鞋，我說你呀，你還是經不起一點事，鬼子還沒來呢，你說吓的那樣。

老二：（穿鞋）你別說了，鬼子下來了，你起晚了，不又得出事？（跑到老大門口）哥，哥，鬼子下來了！快起來吧！

二妻：人家希罕你叫，人家自己還不見？

老二：（對妻）你看你，（又叫）哥，快出來吧！

老大：（出）什麼事太驚心動的，天還沒亮呢，說

什麼來。

老二：不是，哥，鬼子下來啦！

老大：說清楚！這是誰說的？

老二：（心裏話了，聲音低下。）

大妻：（進來）哎呀，一大清早，就這麼嚇唬的，唉，

鬼子還沒來呢！

二妻：怎麼過呀，反正日子得過下去。噯，鬼子下

砲樓啦，你們還不知道？（對二）像你，睡

的跟死豬一樣，叫都叫不醒。

大妻：（向大）你聽見沒有？

老大：呆着哪裏去。唉，這會兒還顧得上鬧這個。（外面又有人聲及老福的聲音：「不要亂噁噁，各人都回各家去！」這時老大他們都跑出去。）

二妻：（回來）唉，一有事，我就想起我那二侄來

噯，老天爺，可要保佑二侄這孩子平平安安的。誰知道多會兒才能回來？（看見孩子回來）噯，孩子，你曉得二叔這孩子平平安安呢？

大妻：平安不平安，管他什麼？反正他三叔侄

心裏：（對二）

（老二：老大：老二：老三：）

老二：那時候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頭：那個村也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二：（稍停）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頭：平安？平安？夜兒後黑家小拴子回來啦。

二妻：小拴子回來啦，那二個回來啦？

大妻：大剛呢？（關心地）

老大：你怎麼也這麼想？（在一旁插嘴）

老二：小拴子回來，就不再回去了吧？

老頭：不是，不是，人家小拴子回來，（看了看外面）

面）是代表他們連起來慰問咱們的，他說

他們就要到山裡邊受訓去，說是什麼準備反

攻呢，他們就要走啦。

老二：（自言語）小拴子都回來啦，那二個怎麼不

——（對老頭）那二個他們都回吧？

老頭：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二：那時候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頭：沒有，沒有，有一次，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包圍了。是三千三百人，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二：二個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老頭：沒有，沒有，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老二：他是在那裏？

二妻：哎呀？（鬆了一口氣）老天爺。

老頭：哦？老二，這都是軍事秘密啊，可不能給別人說。

老大：可不能說。

老二：不，不說，可不說，二個平安我就放心了

大妻：還是人家在當地的話，像咱們那，走到那兒

，那兒就有兒子，那兒也不安生。

（老二夫婦交頭接耳）

二妻：哎，我去找小栓子問問，問問二嫂到底平安不？

老福：（正在給老大對火，急攔住）哎，平安，平安，你別去找小栓子了，有什麼話我替你代問吧。小栓子說，他一會就回隊伍去了。

老大：人家隊伍上，還不比咱們道理明白的多，不打走日本鬼子不回家，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妻：不與人家有別的話說？

老大：那還有什麼說？

二妻：（看風使舵）嗯，不去就不去，反正咱們二嫂……（看了看老大，不說下去了。）

老二：（說口而出）反正二嫂有心眼，他總會自己回來的。

老大：老二，你怎麼能這麼想，他們當八路軍去抗日不比在家裏強？這怕什麼？這是抗日的年月嘛！

二妻：啊，怕什麼，不怕。（對二嫂對也是抗日！）

老二：對，咱們也是抗日。

39

大妻：哼，誰怕誰心裏知道。

老大：唉，你少說幾句不行嗎？

二妻：喲，嫂子，你心裏怕不？

大妻：可不是，我心裏皮天價就盼着我那孩子回來……

二妻：嫂子，你可不能這麼說，你別比着雞罵狗，嘴裏說的好聽，誰知道心裏哆嗦不哆嗦呀？

大妻：我沒說你，你疑心什麼呀？……

二妻：你別真一半假一半的，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二人吵起來）

老福：哎，哎，大清早妯娌倆就這麼吵吵鬧鬧的幹什麼，是怕日子過得太好了嗎？

老大：（對大妻）進去，呆着去。（大妻進內屋）

唉！真是沒辦法。

老福：（看看天氣）時候還早呢！你先歇着，呆會再到跑樓上報平安吧！我先回去看看。（下）

老大：（對老二夫婦）天氣還早着呢，你們進去歇歇，有什麼事，不要慌慌，有我支應着呢！

（下內屋）

二妻：一早起就鬧成這個樣子，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呀！

老二：一亂哄哄的，我就想起我那二優來啦。（小聲）二優這孩子也不回來，前日個堅壁的東西，又都取回來了，鬼子看見啦，又得搶走啦！這怎麼辦呢？

二妻：再堅壁了吧！

老二：來得及嗎！

二妻：來得及，哎，輕一點。

（跑到老大房門偷聽）

老二：怎麼啦？

二妻：睡啦。

老二：睡著啦？

二妻：那怎麼知道呢！小聲點，快去堅壁吧！

老二：堅壁什麼呀！

二妻：哎，衣裳、糧食、餉的蓋的、大大小小、盆盆碗碗、什麼不要堅壁呀！還有——

老二：還有什麼呀？

二妻：走啦！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囉！

老二：哎呀！這來得及嗎？

二妻：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老二進內屋，二妻跑去把大門關上，也進內屋）

老二：（在內）還有那個，那個包袱，給我。（房內有拾發東西的聲音）

二妻：（在內）快點吧！

老二：還有我那一對新鞋，擱上，擱上。

二妻：（在內）快點吧！快點！

老二：我就走啦！

（老二抱著一大堆包袱、被褥、雜亂東西上）

老二：（跑到大口口，頭碰到門上）怎麼！怎麼你

二妻：（抱兩個罐子出）怕人家看見，人家看見了還得了！

老二：快開開。

二妻：來啦！來啦！

老二：（見還是兩個罐子）你怎麼拿兩個罐子出來，

還幹什麼呀！

二妻：堅壁！

老一：這道還是什麼！

二妻：是錢。

老一：是錢？

二妻：小聲點。（走到老大房門前偷聽）

老一：怎麼啦？

二妻：睡著啦！都睡著啦！在那兒做夢呢！

老一：做什麼夢？

二妻：那誰知道。

老一：這道還是什麼？（指牆子）

二妻：這道還是什麼？

老一：那錢票，這道還是什麼呀？（指另一牆子）

二妻：是這道錢，這是五百元錢，等著二嫂回來，

給咱買東西。

老一：把這錢票留下吧！這錢票不吃苦啦！光多麼

二妻：（想）這錢票不更好嗎？

老一：把這錢票在我手裡，那錢票不保險。

二妻：唉！快著吧！快去堅壁吧！一會來不及囉！

（這時老大妻從門內偷看）

老一：哎！你快把門開開。

二妻：好，給你開。（二妻開門，夫婦下）

老一：（在後台）你忘記錢票忘拿了，真是。

二妻：（跑上）我給你去拿。

老一：（往外）快著點！

二妻：（拿錢票上）來啦！（急下）

老大：（急出往外看）啊呀，你看他們忙的，又是

衣服，又是錢票的，一有個動靜，他們就鬧

騰起來啦！（叫大）哎！你出來看呀！

老大：（上）看什麼呀！

二妻：你看他們鬧法呢。

老大：一有個風吹草動的，就不知道怎麼鬧好！

不要他們又出來，偏要取出來，現在又忙的

更忙了。唉！真是這樣了，人也變啦！

二妻：唉！人家之不聽你的話呀！……你看人家才

拿錢票天不亮又是衣服，又是錢票的，唉！真

呀！

老大：老吳這些個幹什麼呀？抗日還就不過來啦！

這時候只要餓不着就行啦！

大妻：唉！像您也好，把抗日工作做好就行了，像

他們啦，一有動靜就怕害怕的，要不就想

這個、想那個？想的事真是白天做大夢！

（老二拿飯盆上，弄了一身土，二妻以後

面）

老大：老二你上哪去了？

老二：（懼怕地）哥哥你不是說——

老大：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鬼子下來了？可怎麼辦呢？

老大：你給我沉著氣，（稍停）天不早了，你們在

（老二去下）

大妻：大團長呀，你可要小心點，已經打成這樣了

，不能再挨打了。這身子骨再也經不起了！

老大：這是抗日的年月，有什麼好說的，這是給大

團長，就是再挨打一點，那也得撐過去。

（老二拿飯盆上，弄了一身土，二妻以後

面）

老大：老二你上哪去了？

老二：（懼怕地）哥哥你不是說——

老大：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鬼子下來了？可怎麼辦呢？

老大：你給我沉著氣，（稍停）天不早了，你們在

（老二去下）

大妻：大團長呀，你可要小心點，已經打成這樣了

，不能再挨打了。這身子骨再也經不起了！

老大：這是抗日的年月，有什麼好說的，這是給大

團長，就是再挨打一點，那也得撐過去。

老大：是，隊長。

（這時門外有腳步聲，上來一偽軍）

偽軍：喂，不要怕，這不是這麼一套，沉着氣，該

說的說，不該說的別說，說多了，耽誤了

，你們麻煩，我也麻煩。

老大：是，隊長。

偽軍：什麼話已說完，談不上，小兵一頓

老大：是，老爺。

偽軍：唉！你這麼大年紀了，可別這麼稱呼，咱們

可担当不起。（小聲）人家八路军那邊是一律平等，偷偷的叫聲『同志』就行了。

老大：老總，咱們這可沒八路军。

偽軍：哎，這個誰還不知道，不怕。媽的，天還沒亮呢，就起來啦。（打哈欠）

（腳步聲，偽軍到門口看）

偽軍：來了，來了，哎，小心點。

（偽軍立正，目小隊長上）

日官：搜過了？（說着不熟練的中國話）

偽軍：搜過了，太君。

老大：太君，你這兒坐，（搬凳子坐下）你抽煙，太君。

（拿紙烟點火）

日官：有事沒有？

老大：報告隊長，今日平安無事，有事再報。

日官：（四處打量一下，稍停）這是你的家？

老大：是，太君，這是我的家。

日官：人的沒有？

老大：人？有，有。

日官：出來出來的，啊，出來出來的。

老大：（對內）出來，你們都出來，出來見小隊長。

（老大妻出，老二妻拉老二出，大家戰戰兢兢的站着）

老大：給小隊長行禮。

（大家行九十度鞠躬禮）

日官：你們統統的一家？

老大：是一家，一個大門，那個會有限家。是一家。

日官：都是良民的？

老大：大大的良民。

日官：大大的良民，哈哈……

（走到老二面前，老二吓的不敢抬頭）

日官：（突然抓住老二）你的兒子是八路的？

老二：老爺，老爺，老爺。

日官：你的說，你的兒子是八路的？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大：隊長，他是瘋子。

日官：瘋子？（仔細看老二，老二吓的不敢抬頭）

老大：哎，瘋子。

日官：（推大出去）你的大大的良民，沒有你的惡的，你的出去。

老大：老爺，他是個瘋子，您放了他吧！

日官：出去出去的，這裏沒有你的事。（推出大）

（抓着老二）你的說，你的兒子是八路的，有人報告了，皇軍大大的明白。

老二：老爺，老爺。

二妻：你說呀！你快說呀！

大妻：說，沒有，沒有兒子，您忘了，你不是沒有

兒子麼？

日官：（對大妻）他的說，不許你說的。（對老二）說的，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二：我，我……

二妻：說呀，說呀！

（老大急上）

老大：太君，他是個瘋子，不會說話，是時天上（比手勢）「噱——」「噱！」吓壞了的。

日官：（突然轉向大）噱！他的說了說了，你的兒子是八路軍，你說！

老大：太君。（鎖聲）

日官：（狡猾地）說的！他的說了的。

（大妻偷偷的攤手）

老大：（自然地）噱！哈，——太君，您別開玩笑，我可沒有兒子，我那有這麼大的福氣。

日官：（沒有辦法）沒有的？

老大：沒有。

日官：嘿，開路開路的！（日官急下）

二婆：真是謝天謝地。

老二：真把我吓壞了。

老大：快進去吧，別在這兒囉！

（日官突然回來）

日官：（又抓二）你的說的，你的兒子八路的？

老二：老爺，老爺。

老大：說，對隊長說，沒有，沒有兒子。

老二：沒有。

日官：沒有，（稍停）你聽我說的，你的兒子在八路軍的，沒有關係的，叫他回來，皇軍優待優待的，不回來房子燒了燒了的，你的明白？

老大：明白，明白，（急下）

老二：明白。

日官：啊，（急下）（快走）
老大：這不快進屋去，你看這多危險。

（老二進屋去，偽軍上）

偽軍：哎，還不是這麼一套，到那兒都是這麼。

別怕。（打哈欠）天還沒亮呢。他媽的，連

亮也不能睡好的睡。

老大：老爺，抽煙，這還得讓你多照顧點。

偽軍：不客氣，親不親，一煙人。

老大：（拿錢）老爺，沒關係吧？拿去零花。

偽軍：不賤，可不能，咱們不能跟那些人比。

（老爺上）

老爺：收了吧，自己人花點算什麼。

老大：收下吧，這就我自己的，拿那吧！

偽軍：（接錢）這不是沒幾個月沒發餉，還不能收

你的？這真是叫親親看笑話啦！

老大：那親話，那話。

老爺：這一個，花了等不什麼。

偽軍：這錢別收，不收別收你的，人家八號軍十

七號軍上幹事官到咱們這兒下給咱們上隊

「這些道理，咱們都知道，到了反攻的時候，咱們也是一分抗戰的力量。」

老大：就是。

偽軍：你們有事吧，那我走啦！

老大：在家裡吃點飯再走吧！

偽軍：不啦，不啦，小隊長到別家去啦，我還得去。

老福：到村公所去吧，村公所還準備着呢。

偽軍：不啦，不啦，我走啦。（下）

老大：你說，老福，爲什麼偏偏到我們家裡來搜查呢，是不是有人告密了？

老福：我看這事得小心點，一定有人報告了。（外聲：老福！會有人找你哩，叫你快去）

老福：對，這就去，唉，這又不知道是什麼事，老大，走，你跟一塊去，我還有事和你商量呢。

老大：去去看着門，注意着點，有人找我，勸我

到村公所去。

大妻：知道啦。

（老大、老福下）

大妻：（對二妻）環境變了，人也變了，你們過去那段動亂，現在跑到那兒去了？怎麼也不積極哩，也不積極哩？去年送二傻打鬼子時候，說的可漂亮咧：「老鄉們，我送我二傻去當兵，去抗日，打死鬼子再回家，你們都要向我們學習呀。」我還記得一清二白的，大夥兒這麼一鼓掌，兩口子笑得嘴都合不上啦，哼，那時候多光榮呀，現在那段動亂那去了？

（在大妻說話的時候，大門外有人偷聽）（大妻下）

二妻：（上）你聽呢，你聽呢，咱就不會這嘴？你說呀，你說呀，你說日咱就不抗日了？哼！等着我二傻回來，要是二傻回來的話，可

不知叫你們罵成什麼樣子了。

(二優上)

二優：娘！

二妻：(一驚)呵，二優，好孩子，你怎麼回來的？

二優：大娘呢？

二妻：在那屋呢。(指大屋)

大妻：(在內)誰呀？

二妻：(推二優)二優，快進去！(進屋假裝鎮靜)

(二)誰呀？誰呀？(又出)

大妻：(出)誰呀？誰呀？

二妻：(跑到大門口)噢，是來叫嫂子的。

大妻：誰來叫的？

二妻：許是大哥派來的吧？

大妻：唉，真是一天忙到晚。(說着下)

二妻：(關上大門)二優，好孩子，快出來吧。

(老二、二優出)

老二：孩子，爹早就算着你們回來，你怎麼回來的

二八

到

二優：我一進村，遇到咱村的老王，叫了我一聲

，我就趕快從那個短牆跳過去，爬在那塊白

菜地裏，吓的我動也不敢動，呆一會，我才

打村西頭繞過來，剛走到門口，正趕上大娘

請演呢，什麼意思呀，光榮呀，吓的我沒敢

進來。

二妻：不怕，娘給你寫的信接到了吧？

二優：接到了，信上說叫我回來，過好日子，鬧得

我糊裏糊塗地就回來了。

老二：回來就好了，不要怕，同頭爹領你到崗樓上

去領個居住證，以後就再也不怕人家來搜查

了。

二優：領居住證？(想了一會兒)爹，娘，我還不

如回去呢！

老二：可不能回去。

二妻：孩子，好容易，把你盼來了，你可不能再

去。

二傻：我不回去？這會叫人家看見怎麼辦呢？

二妻：怎麼辦呢？

老二：怎麼辦呢？

二傻：爹，你還是先找個地方把我藏起來吧。

二妻：藏起來，這藏到那兒呢？

老二：這藏到那兒呢？

二傻：快着點吧，爹！

老二：噢，有了，有了，咱們炕頭上不是有個洞嗎？

？別人不知道，我就把他藏在那裏邊吧。

二妻：對，對，就藏到那洞裡邊吧。

二傻：爹，快着點吧！

老二：哎呀，我忘了，那個洞口已經讓我填上了。

二妻：哎呀，我說你呀，那怎麼辦呢？

老二：把它再挖開吧。

二傻：那就快着點吧。

老二：哎呀，那還來得及嗎？

二妻：去罷，來得及，挖一點是一點。

老二：對，挖一點是一點。

（進去，裡邊傳出挖土的聲音）

二傻：我還不如走呢！真麻煩！（心裡不安的厲害）

（

二妻：孩子，別急，你可不能走，在家裡住下，過

安生日子罷。哎，你怎麼還穿着八路軍的便

衣軍裝？快脫下來吧。（對內）二傻他爹，

把你那件棉襖拿給二傻換上。

老二：（在內）在那兒哪？

二妻：炕頭上。

二傻：這真麻煩！

二妻：好孩子，別急。

老二：（出）給，快換上。

二傻：爹，快着點吧！

老二：快，快。（又進去）

二妻：孩子，來換上。（幫二傻換衣裳）

二倭：（忽然想到）我們指導員說，（背著似的）希特勒快完蛋啦，希特勒一完蛋，那日本鬼子也就快了，等到反攻的時候，參加的人就更多了，咱們的力量也就更大，打定鬼子也就更快了——

二妻：（一邊換衣裳，一邊說着）看你心裏想些什麼，可別聽他們這一套，他們這一套不時興了。我給你說，夜裡格黑家小栓子回來了。

二倭：（驚）小栓子回來啦？他說我什麼沒有？

二妻：看你吓成這個樣子，他沒說你什麼，你別怕，他回來不多會兒就走了。還見有你爹，你娘給你做主，那還怕什麼，回頭叫你爹上崗樓領個居住證一住，那怕他們天天來搜查。

二倭：（不耐煩地走動着）

二妻：（跟着他）二倭，你看，咱們家的日子比以前過得好多了，多虧你娘有心眼，私下積了五百塊錢的銀子，另外還置了十畝地，像你

大信，成天使做抗日工作，不能下地受苦，光靠你爹一個人，那還行？是我跟你爹逼着和你大信分開了，現在咱們的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好，他們哪，有的吃就算好的了，現在聽說日本人來後，不如從前了，可是咱們還比他們好。唉！孩子，我說你聽呀。

二倭：我聽不進去！

二妻：哎，孩子，你別着急，你看你急成這個樣子了。

（外邊有敲門聲，二倭發慌失措）哎呀，孩子，快進去。

老大：（在外）開門！開門。

二妻：（出）來啦，來啦！（開門，欲走。老大和老福上）

老大：（驚疑）有人來麼？

二妻：（趕快往回走）不知道。（進屋，老大、老福對看了一眼）

老大：（對自己屋）有人來嗎？（屋裡沒響聲）
啊，沒在家。

老福：沒在家？（奇怪）

老大：真是又跑那去了？

大妻：（由外邊急忙的進來看見老大在這兒）哎喲，我那都找過了沒有找到你，街上人說你回來了，我才趕回來的，你到底我有什麼事啊？

老大：（奇怪）我沒有找你。

大妻：哎，你不是派人來叫我嗎？

老大：沒有，我沒有派人叫你。

大妻：你沒有，那他嫌子怎麼說你派人來叫我，我問問她去。（往二屋裡去）

二妻：（急忙出，站在門口）是我聽錯了。（又進）

大妻：（氣憤）聽錯了！

老福：我看你聽錯了，八成聽錯了！

老大：我去問問（到二門口）？二妻回來了沒有？

二妻：（急出）什麼？二妻？二妻？二妻？不知道。

老大：二妻回來了沒有？

二妻：不知道！沒回來，他回來幹什麼呀。

老大：沒回來？不能吧！（稍停）讓我進去看看。

二妻：（急）我說沒回來就是沒回來。

老大：不行，讓我進去看看。

二妻：你怎麼進去！你不能進去！

老大：（一把拉過二妻），我非要看！（剛要進

去，老二個出來攔着門）

老二：（大聲地）哥！你怎麼欺侮人？

老大：老二你說，二妻回來了沒有？

老二：我怎麼知道呢？

老大：讓我進去看看。

老二：二妻就是沒回來嘛！你進去看什麼？

老大：老王看見他回來啦！

老二：老王看見了？誰才是見了？誰？

老福：老王在村頭站崗，看見一傻偷偷的回來，人家老王看錯了？

老二：（堵門，嘴裡咕嚕着）這真是活見鬼，二傻回來了，二傻還不知道在那呢？

老大：（對屋內）二傻，出來吧，不要緊，大伯看見咱家回來個八路軍，心裡多喜歡呀！你回來不怕，出來見見大伯！大伯不會給你為難！

老二：這真是見鬼了，你們給誰說話呀！

老福：二傻！出來吧！不要緊，這裡都不是外人，這是你大伯！還有你老福叔，我是你村長，有什麼困難，我可以替你解決，出來吧！你大伯跟我都不會給你為難的！

老二：你們真是見鬼了，你們叫吧，看你們能叫出來？

老大：（氣憤）老二，過去！讓我進去看看！

二妻：你不能進去，你不能進去！

老大：讓我進去！

老二：哥！你怎麼這麼不講理！

老大：老二，過去！（一把拉開老二）

老二：哥（正在這時候，二傻忽由內出，站在門口）

二傻：大伯（低着頭）我回來了！

老大：啊！老二！

老二：（氣憤）誰叫你出來的？（打傻）

二妻：你這個王八蛋！

大妻：你們打孩子罵孩子幹什麼呀？這都是大人不是。

不是。

老大：老二，你搞的什麼鬼！大天白日的，你幹的什麼事？二傻，你怎麼回來的？你是請假回來的？

二傻：沒請假就跑回來了。

老大：啊！是開小差回來的！唉！你簡直替咱們丟人，快給我回隊伍去，快回去！

二妻：（不說話）

二妻：二傻，咱們可不敢留你，你呆會兒吃虧飯。

老大：要走馬上就走！

二妻：我不是說了麼，呆會兒就走，吃點飯就走。

老二：對！吃點飯就回去，咱們可不敢留你。

老福：（故意的）老大，我看這樣吧！既然回來了，就在家住着，回頭上崗樓領個居住證就別走了。

二妻：別，別，別，領那個幹什麼嗎？呆一會兒就走，呆一會兒娘送你去。

老福：（嚴肅的）哼！反正崗樓叫咱們封鎖住了，誰要想領居住証通不過咱們維持會，那怎麼也辦不到。

二妻：喇！老福叔！你把我们看成什麼人了？

老大：二妻，你快給我走。

大妻：二妻，你還不快回去？

二妻：爹，娘，我是該走了。（要走）

二妻：不能走，（拉住）二妻，不能走！（外邊有

人喊老福：老福，會上有個人找你，有要緊事，快來啊。）

老福：噢，來了，這一件事還沒辦完，不知又出了什麼事了。老大你就在這兒解決了吧。（下）

老大：（稍停）老二，你看你成了什麼人了？做的什麼事，你過去說的大話呢？

老二：說句實心話吧，從二妻給大團挑戰那一天起，我就沒有願意過；我就從心眼裏不願意讓二妻參加去，要不是怕鄉親們批評我，要不是怕人家說我落後，我就說什麼也不讓他去！

老大：（沉重地）老二，你過了兩天好日子，你就變成這樣了，你就忘了本了，要不是八路軍來，你怎麼會有現在，你起心眼裏就不願叫二妻參加去，你這是想的些什麼？你忘了你先前吃糠嚥菜，一頓飽一頓飢的時候了？還

你們有出息的大剛堵了個嚴。

老二：可光榮呢！

老大：（氣憤已極，上前打大剛）不要臉面的東西，在隊伍裡那點不好，你偏要開小差！你看，看爹這幾個月挨打受氣爲的什麼，你爹快叫日本人打成癆傷了，（咳嗽）這是爲的什麼，還不是爲的咱們把鬼子打出去，將來過安生日子？你偏給我不爭氣，開小差，你給我滾回去！（又要打大剛，老福勸住）

大剛：爹！我是想家裡沒有人手，放心不下，回來看看的。

老大：還有什麼好看的。

大剛：爹！我是特地假裝綁着，想把鬼子哄住了，在家裡過太平日子。

老大：放屁！過太平日子，太平日子在那兒啦？鬼子三天兩頭下馬樓，今天抓人明天要東西，還那兒有太平日子給修養，你不好好地修養

伍上抗日，偏要開小差回來！回去，你不回去，我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異把咱家的臉

都丟盡了！（又上前打）

大剛：老福，你當家勸勸我爹，讓我在家里呆着吧，我實在不想回隊伍去啦。

老大：你不回去，我這家也不認你是！

老福：大哥別生氣，先到外邊歇一會，有什麼慢慢的說，這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大妻：大剛，你這孩子，把我氣死了！（氣憤欲哭）

老福：大嫂，你也不要生氣，咱們都到外邊歇一會吧！

（老大夫妻、老福下）

老福：（又上）我就知道你爹不高興。（大剛笑）你還笑呢，一會兒回隊伍去。好好地在這兒歇歇吧。（又下）

二嫂：大剛，我沒有跟你說，就趕緊來啦，爹

世沒有跟排長請假就跑回來啦？

是長了那怕他們不願意。

大剛：那天看到你接到一封信，以後就不見你啦，

大剛：就這麼辦吧！那二傻兄弟呢？

我知道你一定是回來啦，我也不想在那兒呆了，就偷着跑回來啦。

老二：二傻我打算就這麼辦。

了，就偷着跑回來啦。

二妻：對，二傻也打算給他這麼辦。

二妻：還是你大剛哥好，看的清楚，大剛哥啊！你可不像你爹你娘那樣。

老二：哎！大剛，心想這麼想，嘴裡可不能這樣說。

可不像你爹你娘那樣。

老二：大剛，你打算怎麼辦呢？

二妻：大剛，千萬可別說出來。

大剛：叔叔瞎子，我綁着回來就是想法兒糊弄鬼子，

大剛：叔叔瞎子，這麼辦行嗎？

好在家裡過安生日子，可是我爹又要叫我

老二：那有什麼不行的！

回去，你們看這怎麼辦呢？

二妻：行。

老二：別回去，到崗樓自首去。

大剛：就這麼辦吧。

大剛：自首？

老二：對。

老二：到崗樓領個居住證，回來住着就不怕他們來

大剛：（突然把瞎子弄開，大聲叫）老福叔，進來

檢查。

吧！咱們的估計完全對了。

大剛：那行麼？二叔！

老二：怎麼啦？大剛你這孩子！

二妻：行，有你叔叔瞎子給你做主，管你爹娘願意

二妻：唉，你看你，你都說出來啦。（老福、老大

不願意，呆一天是一天。呆一會兒是一會，

夫妻笑著上）

老福：裝的可像呢，呆一會就走，吃了飯就走，哈，早就知道你們心裡想的是什麼了。

老大：天剛好孩子，爹打疼你了吧？

大剛：不疼，爹。

大妻：好孩子，你真能幹，會想法子，娘可把你錯怪了。

老大：剛才你老福叔跟我說了，我才知道，你真是個好孩子，你回來得正好，給爹解決了一個爹不能解決的問題。老二，怎麼辦呢？讓他們趕快回隊伍吧！

老二：（低頭不語）

大剛：二傻怎麼你真把那優勁拿出來啦？那天我看你接到家裡的信，你就真的跑回來了。想回家過安生日子，安生日子在那兒？你不把日本鬼子打死，就有安生日子給你過啦？你也不打日本，我也不打日本，全中國都像你，那日本就能打得退？你好好的想想吧，把眼光放遠點

，打死鬼子再回家，到那時候才有安生日子哪。

二傻：（知道自己錯了）爹，娘，我是該回隊伍去啦。

二妻：你不能走，說什麼你也不能走。

大剛：叔叔，嫂子，我是他的哥哥，在連裡我是他的班長，我要對他負責任的，他這回偷跑回來，他跑到那兒，我也得把他找回去。

二傻，爹，娘，我走了。

老二：你不能走。

大剛：二傻你還呆在那兒幹什麼呀！還不快走，爹，娘，叔叔，嫂子，老福叔，反攻的時候再見！（老二夫婦抓住二傻不放）

老大：（氣極）老二我跟你拚了。

二妻：拚了吧，拚了吧！

（大剛二傻剛出門，外面響起來了：「皇軍來了！皇軍來了！」）老福急出門看，急

老二：不行了！不行了！已經到了這門口了，闖去
不了。

衆人：怎麼辦，從那兒走？（大亂）
老大：快跳牆！

老福：（在門口望着）跳牆也來不及了。

老大：老二，你看你幹的什麼事？咱們這一家子都
要死在你的手裡了。

大妻：別埋怨了，快想法子吧！

老大：趕快進屋去，藏藏，別出來，老二都進去。

（老二夫妻、二優進屋）

大福：爹！我還是衝出去吧。（把盒子槍掏出來）

老大：先進去，看爸眼色行事。（老大妻、大福進
去）

老大：（走到老二門口）抗日不抗日，堅決不堅決
，就看這一回了。

老二：誰要是不抗日，就是奸細！誰當漢奸，我們

就幹死他！

（漢軍穿便衣，帶短槍上）

漢軍：別動，舉起手來，動一動就出危險。

（老大、老福把手舉起來，日官穿便衣上）

日官：（四面看了一下，又看老福和老大的臉色，
想進老大屋，又有點猶豫）

老大：（鎮靜地）請進……屋裡炕上歇會兒，太君

累了吧，到屋裡休息，給一盤，抽袋烟。

日官：你的好的。（又到老二門口，剛要進去，老
二由內閣出）

老二：老爺，別進去！

日官：（吓的往後退了幾步，掏出手槍）什麼的幹
活？他的什麼的幹活？

老大：他是瘋子，瘋子！

日官：瘋子？瘋子的出去！（往外趕二，連打帶
推）

老二：我不是瘋子我給你說……

老大：（聽日官）太君，他要打人了。

老二：老爺，我不是瘋子，我有話給你說。

（日官這打帶推往外趕，但是老二却跑到他自己屋裡去，日官也跟進）

老大：（低聲）哎呀！大剛，大剛快出來，快走。

大剛：（急出，看見偽軍，欲使槍打）

老福：（低聲）哎，自己人，不要緊，快走吧！

（大剛急下）

老福：（對剛）出去小心，大嫂，你跟着去吧。

（大妻也下）

日官：（在內大聲地）啊，八路的，八路的，出去，出去。（二傻手裡還拿着鐵鏈，被日官推

出）

老二：老爺，你饒了他吧，我說實話。

偽軍：去你的，瘋子，不准胡說，說錯了我拿槍打

死你，滾回去！（把老二推進屋去）

日官：你的什麼的幹活？不說死了死了的！

老福：（示意二傻）苦力的，（對日）他的苦力的

幹活。

日官：（對二傻）你的說，什麼的幹活！

老大：說呀，怕什麼，你不是個苦力的幹活嗎？

二傻：（慢吞吞）苦力的幹活。

日官：苦力的幹活，給我你的手。（摸二傻的手搖了搖頭）你的，好的，走了走了的。

二妻：老爺，我說實話。（日官回）

日官：啊，我問你，他是你的什麼人？

二妻：他，他，他是……（看着大家）

偽軍：你這臭娘們，亂別說，說錯了，皇軍可不饒你。

日官：快說，他是你什麼人的？說。

老大：怎麼吓的連話也說不出來啦，他不是你家的

短工嗎？說呀，在皇軍面前不要怕。

老福：說罷，不要緊，是短工就說短工。皇軍又不難為你。

日官：不要怕，說是。你家的什麼人？

二傻：短，短工。

日官：短工？（懷疑地）

僞軍：對了，我還見過他那天在國旗北邊，修路，來着，一鎚一鎚的挖土是你不！（問二傻）

二傻：（點頭）是我！

僞軍：（對日）太君，就是他，短工，沒錯。

日官：（掏出日記本）我記了半天，名字沒有。

老大：這是——

老福：老大，這跟你沒關係，你該我說吧。（對日）

二這是我的錯，這花名冊是我報的。太君，

他是當短工的，今天在這村，明天在那村，

今天在東邊，明天又跑到西邊去了，不知道

往那家與他的名字好，我就沒有填上，太君

，這是我錯，與他沒關係。（把二傻推開

）要打打我，要罰罰我。

日官：要罰的，明白。這罰的。（用手比劃着）

老福：明白，明白，金票的，金票的。

日官：明白，走的。（拉老福同下）

僞軍：（下又上）同志，你那一部分？在那裡呆着

不好，回來受這個罪？我還想過呢，可是

沒有法子。上次有個開小差回來的，到崗樓

上自首去，日本人說：「八路軍都是堅決的

，一個半個跑出來都是吃貨，八路軍不要的

，我們也不要的。」當天夜裡就叫小隊長拉

出去槍斃了。

衆：（吸氣）

老大：（向二傻）聽見沒有？

僞軍：（稍停）同志，回去給咱們聯系聯系，在那

邊給咱們說幾句好話，等到反攻的時候，咱

們也是一分力量，我叫王得勝，我走了。（下）

老大：不送了慢着走。

僞軍：（又回）哎，我忘了，你們知道這回是有人

向日本人報告了，就是村東頭那個細高條，臉上有麻子的那個傢伙，這傢伙可得想法兒除了他，不除了是個禍害，有他在，咱們也麻煩。

老大：哎，是，是。

偽軍：哎，這話可不能給外人說。

老大：知道，（又給錢）再拿上幾塊零花吧。

偽軍：不能，不能。這回可不能再要了，不能跟那些人學，咱們得替自己人辦事，不能愛那點小便宜，咱們得把眼光放得遠點，你們歇着，我走了。

老大：不送了。（偽軍下，正遇到老福）

老福：不歡會？老福。

偽軍：（在外）不了，還得到別家去呢。

老福：要錢，要錢，又是要錢，要好幾百塊哩。

老大：要錢，唉，咱家那有錢呢？二傻你還不快點走，這是拚着咱們一家人的性命把你救出來

的，快走罷，還呆着幹什麼？

老福：二傻，這是拚着咱們一村子人的性命把你救出來的，回了隊伍可不能再想家啦！

二傻：（走）

老二：二傻！（欲過去拉）

老大：老二！（瞪了一眼）二傻回來，（二傻又回）這回回去，可要好好好的學習，好好的抗日，再不長進，我就一鐵錘拍死你，聽見了不！

二傻：聽見了！

老大：走吧。

老福：走，我送你去，大鬧還等着你呢！回去可得好好的幹，別再幹這種事，對不起鄉親們！

嘿！老大，還有鬼子要的那筆錢，我就就老二出吧；還得快點送去！鬼子逼得可緊呢！（二人下）

老大：對，我一會就送來！

大妻：（對老二）好啦！快拿錢去罷！去要了老家的

可受不起，快去拿罷！

老二：拿那一罐呀？

二妻：拿準備票嘛！

大妻：拿什麼準備票，準備票不吃香了，連他鬼子

自己都不大用了，給他們也準不要，還是拿

邊票吧！

二妻：那就拿邊票吧！

大妻：哎！快去拿吧，慢丁老福又要受折了。

老二：好，我就去拿！（拿錢銀）

大妻：快着點吧！

老二：快！快！

二妻：唉，老天爺，這真是……（眼淚）

大妻：我把大剛送到村東頭小廟那邊，他說他要等

二嫂一塊回去，你看大剛這孩子真是有辦

法！

老大：這孩子也學的乾了，這還不是在八路軍裡

才學的！（向外）老二快拿來吧！

老二：（在外）快！快！不克自己就出來啦。（抱

錢上，把錢銀從懷裡拿出來，數錢）

二妻：別說了。這錢銀還多，我還能再賺多

了！

老大：（安慰地）老二不要緊，錢去了還會再

人保住了錢就好，你好好地想想，咱們做事

可得穩當穩當。（拿錢銀）

老二：（對二妻）唉，開了這麼大的窟子花了錢，

險些兒連把大剛的命都丟了，你說這怨誰？

二妻：怨你！

老二：怨你！你不寫信他就來啦！

二妻：寫信還不是你出的主意，怨你！怨你！

老二：唉，別說了，別說啦，這還怨誰，還不是咱

倆都想不開，才把二嫂叫回來的。

大妻：對，誰也不怨，誰叫咱門子糊塗哩

，要二嫂回來幹什麼安生日子，這回可清楚

了吧？不打算走鬼子家兒有安生日子過？我看

你們倆口子還是好好地開個會檢討檢討罷！

……

（完）